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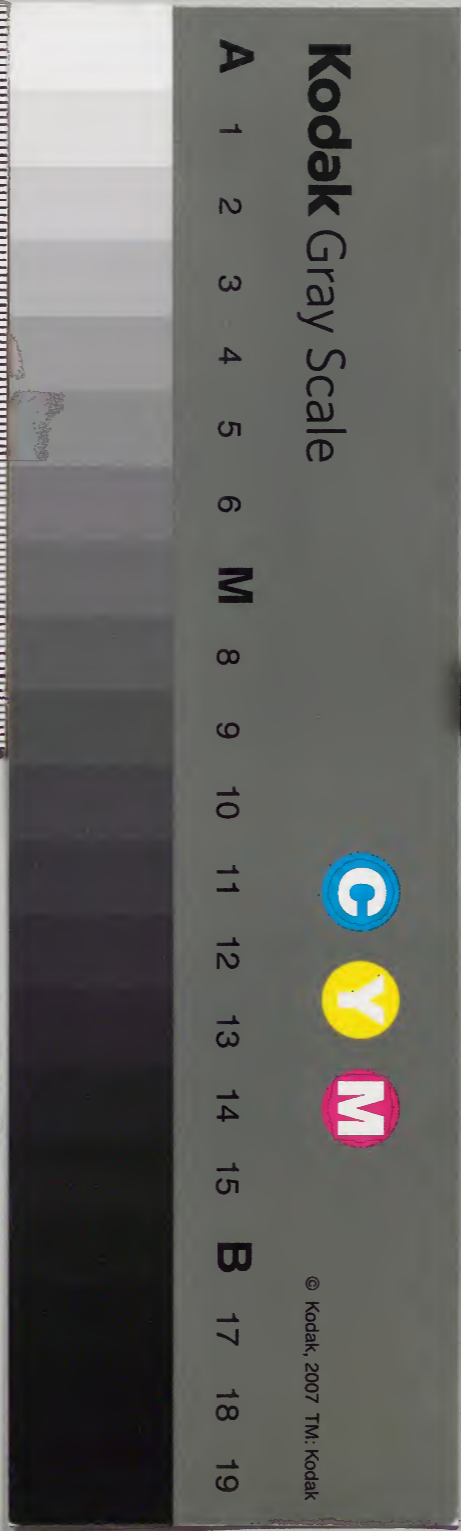
二程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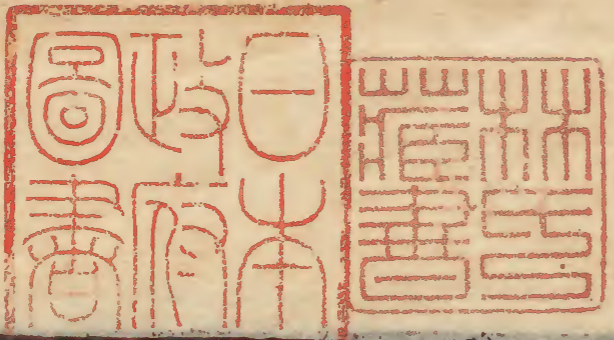
二十四之八

漢書門			
二五〇六	一五三	六	二四
類	號	函	架
冊	架	函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五〇六	函
類	號	冊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06
冊數	24	(8)
函號	298	145





二程全書卷之二十四

遺書伊川先生語第八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嘉興文庫

伊川語錄

宜興唐棣彥思編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先生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血脉威儀以養其四體今之人只有理義以養心又不知求

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却

既見卷二



在大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先生曰孔子弟子顏子而下有子貢伯溫問子貢後人多以積殖短乏曰子貢之積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未去耳

周恭先字伯溫

潘子文問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如何曰此為子路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伯溫問子路既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何故學能至於升堂曰子路未見聖人時乃暴悍之人雖學至於升堂終有不和處

潘子文

先生曰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

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服入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一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天小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

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入謝用休問當受拜謝天申字用休温州人不留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

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

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憇其室見一老

行遂問其徒曰為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

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

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

矣

先生曰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

公問配享先生曰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

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太

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為昭穆否曰

國家弟繼兄則是繼位故可為昭穆士大夫則不

可

棣問禮記言有忿懣憂患恐懼好樂則心不得其正

如何得無此數端曰非言無只言有此數端則不

能正心矣又問聖人之言可踐否曰苟不可踐何

足以垂教萬世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

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

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
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入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
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遂曰顏子所以大過
入者只是得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
去驕吝可以爲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
名驕只爲有已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伯温又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棣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
聲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

別傳之真偽

既見卷世一而

先生曰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
無緣被殺若爲齊君而成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
有及觀左氏乃是闕止爲陳常所殺亦字子我謬
誤如此

用休問夫子賢於堯舜如何子曰此是說功堯舜治
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
不得不然伯温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
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

子文問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曰氣象間

亦可見又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又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曰無友不忠信之人

棣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於天下邪將學孔子邪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聞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昔孫莘老嘗問顏孟優劣答之曰不必問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又問大學知本止說聽訟吾猶入也必也使無訟乎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何也曰且舉此一事其他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是本也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泰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闕而已李處遊字嘉仲張思叔問賢賢易色如何曰見賢即變易顏色愈加



二程全書卷之二十四 遺書 五十三
五十五
恭敬

棣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范
文甫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
意棣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
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
書此漢儒之惑也

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墳所與莊上常合藥
與入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
箇事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旌甚歎服曰前時
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來既問却不管他好惡須
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詆介甫
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
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
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有燭火之不熄皆是
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
至如此又觀其說曾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入臣
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
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
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

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
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
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
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為報君
足矣當時所為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
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夏侯旄
字節文
伯溫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
孔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
意及再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章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
莫是有輕重否曰却是有陰陽也此却是儒者說
話如經解只是弄文墨之士為之
又問如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卜莊子之勇冉求
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須是合四
人之能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
大成則不止此如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也
又問介甫言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
何曰介甫自不識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
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如言

遺書

堯典於舜丹朱共工驩兜之事皆論之未及乎升黜之政至舜典然後禪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類皆堯所以在天下舜所以治是何義理四凶在堯時亦皆高才職事皆修堯如何誅之然堯已知其惡非堯亦不能知也及堯一旦舉舜於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之四凶不能堪遂逆命鯀功又不成故舜然後遠放之如呂刑言遏絕苗民亦只是舜孔安國誤以為堯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言是否曰

安得是只合招叔夷一作齊歸立則善伯温曰孔子稱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為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為公子也

嘉仲問否之匪入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無人道矣故曰否之匪入

亨仲問自反而縮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曰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如何曰北宮黝之養勇也

必爲而已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
子夏之學雖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禮爲約故以黜
爲似子夏舍似曾子也

棣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
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羽也春秋之書
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
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
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
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
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范季平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如何
曰仁卽道也百善之首也苟能學道則仁在其中
矣亨仲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亨仲問吾與汝弗如也之與比吾與點也之與如何
曰與字則一般用處不同孔子以爲吾與汝弗如
者勉進學者之言使子貢喻聖人之言則知勉進
已也不喻其言則以爲聖人尚不可及不能勉進
則謬矣

棣問紀裂繻爲君逆女如何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
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

於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迎者迎於館耳文
王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
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謂天子須親迎況文
王親迎之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
貴一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
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
賂之爾故拒之

用休問温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為師曰不然只此一
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温
故知新便可為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凡看文字

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
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
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
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見得聖賢氣象他處也難
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嘉仲問韶盡美又盡善也先生曰非是言武王之樂
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盡美傳武王之
樂則未盡善耳

先生曰子在齊聞韶二月不知肉味非是三月本是



音字

文勝質則史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史管文藉之官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此也

又曰學者須要知言

周伯溫問回也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一作欲下同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又問博施濟衆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衆則無盡也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間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能博施濟衆則是聖

也又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也管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以無死與入同事而外之理也知始事之爲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外權其宜可以無死矣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是非則甚害義理也又問如何是仁曰只是

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將公字思量
又問鄭人來輸乎曰更成也國君而輕變其平反復
可罪又問終隱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
固足稱然輕欲變乎是甚國君之道

又問宋穆公立與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
穆公却是知人但不立公子馮是其知人處若以
其子享之為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至宋亂宣公行
私惠之過也一作罪

先生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
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一書切已終身

儘多也

棣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心
中亦足以開發也又問豈非顏子見聖人之道無
疑歟曰然也孔子曰一以貫之曾子便理會得遂
曰唯其他門人便須辨問也

又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如在言祭祖宗祭神
如神在則言祭神也祭先王於孝祭神王於恭敬
又問祭起於聖人之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
天性如豺有祭獮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
而不如物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

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其家却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也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疾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

棟又問克已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

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須是克盡已私後只有禮始是仁處

謝用休問入太廟每事問曰雖知亦問敬謹之至又問旅祭之名如何曰古之祭名皆有義如旅亦不可得而知

棟問如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昏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豈有問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處難信也又嘗疑卜郊亦非不知果如何曰春秋却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當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則當使用下辛

不可更卜也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
禮又問三年一郊與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間
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
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圓丘皆人君為民之心
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
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禮

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
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
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
純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

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
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說
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曾如
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答曰相公見聖人不
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跋及然學聖人者不可
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一北郊禮不能行得
又無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呂公及其
婿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禮當如何答曰朝廷不曾
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說那是時蘇子瞻便據吳
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

毋作在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
郊天地又與其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
各以類祭豈得同時邪

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
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
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
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
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
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
可考證六天之說止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

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其底是六子譬如人
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

又問郊天冬至當下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
待下邪又曰天與上帝之說如何曰以形體言之
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
神以妙用言之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又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
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
又問各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
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

人不知此理，緣有米，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着，却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為靈驗，耳豈知道然。某常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昇僧伽避火，某後語定曰：何不

昇僧伽在火中，若為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那惜乎？定識不至此。

貴一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用休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句最好。先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

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意是莊子見道淺不察不胸
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伯溫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用今待用
也又問有五祀否曰否祭此全無義理釋氏與道
家說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說人身上
耳目口鼻皆有神

周伯溫見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
然是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又問配
義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我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何曰知言然後可以

養氣益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荅公孫丑夫子
烏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
又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
旦之氣味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
得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
氣如禮記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強
者是理義之強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
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
之

又問吾不復夢見周公如何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

道至於寤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自謂不復夢見周公矣因此說夢便可致意思聖人與眾人之夢如何夢是何物高宗夢得說如何曰此是誠意所感故形於夢

又問金滕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文顛倒處多如金滕尤不可信

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

標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作凡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

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支。

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兩字一是一地理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其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之矣。

在講筵時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

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溫潤之氣，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心之意。後來遂除待講。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

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伯溫問夢帝與我九齡曰與齡之說不可信安有壽數而與人移易之理棣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如何曰於理有之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為移否曰蓋有之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取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棣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為惡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

學而知之也孔子所言上智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木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為輪駘可以為梁棟可以為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高才之美者才乃人之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為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

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說生死如何曰譬如水滙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言死生輪迴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為愛脇持人說利害其實為利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伯溫問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如何曰
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
矣如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
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又問事天曰奉順
之一本無而已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天
下閑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為我
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
謂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
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
生問僧曰曉之否邪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
將竟一作作一作三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

貴一問與於詩如何曰古人自小諷誦如今人謳唱
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
詩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此乃為伯魚而言蓋恐
其味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修身
齊家來不然則猶正牆面而立

或問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如何曰觀其清處其衣冠
不正便望望然去之可謂隘矣疑若有惡矣然却

能不念舊惡故孔子特發明其情武王伐紂伯夷
只知君臣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順天命誅獨夫也
問武王果殺紂否曰武王不曾殺紂人只見洪範
有殺紂字爾武王伐紂而紂自殺亦須言殺紂也
向使紂曾殺帝乙則武王却須殺紂也石曼卿有
詩言伯夷耻居湯武干戈地來處唐虞揖讓墟亦
有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問不食周粟如
何曰不食祿耳
用休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爲之則
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爲之亦是清忠

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出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
階當此時放氣不屏故逞顏色復其位復班位之
序過位是過君之虛位享禮有容色此享燕賓客
之時有容色者益一在於莊則情不通也私覲則
又和悅矣皆孔子爲大夫出入起居之節緇衣羔
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各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
服素衣是喪服黃衣是蜡服麕裘是鹿兒齊必有明
衣布欲其潔明衣如今涼衫之類緇衣明衣皆惡
其文之著而爲之也非帷裳必殺之帷裳固不殺
矣其他各室亦殺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子在魯

致仕時月朔朝也鄉人讎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
理天地有厲氣而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式凶服負
版蓋在車中
居敬則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簡矣然乃所以
不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矣居敬則心中
無物是乃簡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何如曰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如利
仁是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又問述而不作如何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公山弗擾佛肱召子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與

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終不往
者知其必不能故也子路遂引親於其身爲不善
爲問孔子以堅白匏瓜爲對繫而不食者匏瓜繫
而不爲用之物不食不用之義也匏瓜亦不食之
物故因此取義也

唐棣之華乃千葉郁李本不偏皮喻如兄弟今乃偏
反則喻兄弟相失也兄弟相失豈不爾思但居處
相遠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言權實
不相遠耳權之爲義猶稱錘也能用權乃知道亦
不可言權便是道也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正中庸所謂
施諸已不願亦勿施於人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作事
無不知

或問善人之爲邦如何可勝殘去殺曰只是能使人
不爲不善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不踐
迹是不踐已前爲惡之迹然未入道也
又問王者必世而後仁何如曰三十曰莊有室之時
父子相繼爲一世王者之効則速矣又問善人教
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曰教民戰至七年則可以

卽戎矣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
其如何作爲乃有益

問小畜曰小畜是所畜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畜
也不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曰大德是大處小德
是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是也又問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之事否曰亦是也然
不信乃所以爲信不果乃所以爲果

范公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
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

當講之又問城隍當講否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
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
禘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大
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
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暢中伯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
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
否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
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

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
多亦奚以爲
子文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不可使知之者
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知之爾
或問諸葛孔明亦無足取大凡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則君子不爲亮殺戮甚多也先生曰不然所謂殺
一不辜非此之謂亮以天子之命誅天下之賊雖
多何害

問伯溫見先生先生曰從來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
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迳後各自立

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溫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棣問學者見得這道理後篤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是既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爲彼不信故見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不言信亦可見矣

伯溫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棣又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溫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得曰是思可... 只是... 行時亦... 不要... 人笑... 之由... 人無... 心之... 之心...

二程全書卷之二十五 遺書伊川先生語第八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附雜錄後

問鄭伯以璧假許田左氏以謂易祊田黎淳以隱十一年入許之事破左氏謂許田是許之田如何田左氏說是也既是許之田如何却假之於魯十一年雖入許許未嘗滅許叔已奉祀也

問桓四年無秋冬如何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春秋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

用休問哀公問社於宰我之事曰社字本是王字文
誤也宰我不合道使民戰慄故仲尼有後來言語
先生曰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本不在是惑也之後乃
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文誤也

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下堂飲否曰古之制罰爵皆
在堂下又問唯不勝下飲否曰恐皆下堂但勝者
飲不勝者也

思叔問荀彧如何曰彧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顓常
稱其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
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為漢時王佐才棗問史稱董

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
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問夏逆婦姜於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
將滿之時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為婦罪
其居喪而取也春秋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
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
如桓二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婚
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
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
成之為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

婚同也

先生曰周公之於兄舜之於弟皆一類觀其用心為如何哉推此心以待人亦只如此然有差等矣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為災亂世則為災矣人血氣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為害其氣血衰則為害必矣問熒惑退舍果然否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何曰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為之臣尚幾不能保金縢書成王亦安知只是二公知之

因此以示王弼變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

問四岳一人否曰然以二十二人數考之固然觀對

堯言眾則曰僉四嶽則曰嶽亦可見也

晉侯之執曹伯是否曰曹伯有弑逆之罪即執之是

也晉與之同盟而後執之故書曹伯而不去其爵

晉侯不奪爵未至於奪爵也歸自京師則言若無

罪而歸罪天子不能行爵賞也凡言歸者易辭歸

之者強歸之辭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隱見耳所以能

隱見者為能屈伸爾非特龍凡小物甚有能屈伸

有

問書至如何曰告廟而書亦有不緣告廟而書者又
問還復曰還只是歸復如今所謂倒廻又問隱皆
不書至曰告廟之禮不行

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羣雀
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
人有意在爾若負粟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問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
桓公如齊終啟弑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於其
遜於齊致於廟皆止曰夫人而去其姜氏以見太

義與國人已絕矣然弑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
文姜而啟爾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絕故書夫人焉
文姜遜齊止稱夫人此禘致於廟亦只稱夫人則
是文姜明矣此最是聖人用法致嚴處可以見大
義又以見子母之義本朝太祖皇帝立法極合春
秋之義法中有夫因婦而被殺者以婦為首正與
此合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
所自出也又問祫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
禘禘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

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也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

所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

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如何若上更有

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

祧得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

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

祧之理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

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

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

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

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

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

惠也太祖遂入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

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

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

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

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
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
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
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
民可也

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三百緡及卽位以無錢
久不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苑太祖一日遊後苑
見詩乃曰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於郊野各賜
賞給至今因以爲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
郊賞數十年後可革否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

也不數十年可革

思叔問孟子言善推其所爲是歟曰聖人則不待推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
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
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
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外丙方二歲仲壬方
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
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
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填
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見王

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為年二年四年
志說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成
湯既没太甲元年又看王徂桐宮居憂三年終能
思庸伊尹以服冕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
必引證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如
何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昭穆之位太祖
面東左昭右穆自內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為
尊范文甫問韓信得廣武君使東向坐而西面師
事之是否曰今則以左為尊是或一道也

問僑如以夫人姜氏至書以如何曰當然此却言公
子能主其事以夫人至也如書公與夫人如齊只
書與而不書及却有利益言及則主在公也言與
則公不能制明矣

孔子願乘桴浮於海居九夷皆以天下無一賢君道
不行故言及此爾子路不知其意便謂聖人行矣
無所取材言其不能斟酌也

問肆大眚如何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書言眚災
肆赦者言眚則肆之眚是自作之罪也災則赦之
災是過失之事故也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

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兵強弱亦有時往時陳許號勁兵今陳許最近畿亦
不聞勁今河東最盛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
為非甲為則乙為

子路片言可以折獄故魯願與小邾射盟而射止願
得季路一言乃其證也

曰予欲無言蓋為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問務民之義曰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
棣問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如何答曰書

天主者以春秋之始周方書此一件事且存天主
之號以正名分非謂此事當理而書也故書卒之
名以示貶仲子是惠公再娶之夫人諸侯無再娶
理故只書惠公仲子不稱夫人也又問左氏以為
未薨預凶事非禮也曰不然豈有此理夫人子氏
自是隱公之妻不干仲子事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凡人
為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一人再嫁之
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
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

疾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
 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為之未可非
 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為事上不
 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胥命之事稍為近
 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紀子伯莒子盟於密此是伯上脫字也必是三人
 同盟若不是脫字別無義理
 齊高固來逆叔姬公穀有子字如何日子者言是公
 女其他則姊妹之類也

又問丁丑夫人姜氏入何故獨書曰入曰此娶仇女
 故書入言宗廟不受也

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鄭遂及齊侯宋公盟曰
 此是本去媵婦却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
 遂事也

又問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如何曰此祭公受命逆
 后却因過魯遂行朝會之禮聖人深罪之故先書
 其來使若以朝魯為主而逆后為遂也曰或說逆
 王后亦使魯為主如何曰築王姬之館單伯送王
 姬之類皆是魯為主蓋只是王姬下嫁則同姓諸

侯為主如逆王后無使諸侯為主之理

問獨采共姬書首尾最詳何故曰賢伯姬故詳錄之

昔胡先生嘗說伯姬是婦人中伯夷為其不下堂

而卒也曰如成八年九年十年三書來勝皆以伯

姬之故書否曰然勝之禮如何曰古有之

又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知此

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畧見些模樣只被漢

儒推得大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

二程全書卷之二十五 終

二程全書卷之二十六 遺書伊川先生語第九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鮑若雨錄

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

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

味君子曾嘗之說與君子君子須增愛說與小人

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增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

守以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為者只是知之淺信

之不篤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於文

義上也且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起之若江海
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此數句煞好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是得見聖人處
如閔子侍側聞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
侃侃如也子樂不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聞問
行行侃侃亦是門人旁觀見得如子温而厲威而
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夫子刪詩贊易叙書皆是載聖人之道然未見聖人

之用故作春秋春秋聖人之用也如曰知我者其
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便是聖人用處
人謂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已之謂忠固是盡
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已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問武未盡善處如何曰說者以征誅不及揖讓征誅
固不及揖讓然未盡善處不獨在此其聲音節奏
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
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是知既正之後不能無錯亂者
小人之怒在已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

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

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為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

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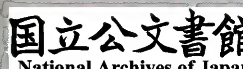
問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竊謂苟所利者大

一身何足惜也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

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

問夫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聖人固嘗夢見周公乎

曰不曾孔子昔嘗寤寐間思周公後不復思爾若謂夢見周公大段害事即不是聖人也又曰聖人果無夢乎曰有夫眾人日有所思夜則成夢設或



不思而夢亦是舊習氣類相應若是聖人夢又別
如高宗夢傳說真箇有傳說在傳巖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分定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
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
而天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徼倖不可謂之命
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
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
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
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

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
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
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
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
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
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
當

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
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
不及

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左氏載孔子之言謂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恁地是聖人以力角勝都不問義理也孔子請伐齊以弑君之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孔子臨老有此一件事好做奈何哀公不從其請可惜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

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肯為大夫魯哲不肯為陪臣皆知得此道理若季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為季氏家臣只是家事安得為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明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目見耳聞習熟為常都不知有君此言不足怪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大臣

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
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
亦不從也除却弑父與君皆爲之
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何也曰公孫弘謂三年有成臣
切遲之唐文宗時李石責以宰相之職謂臣猶以
爲大速三者皆不是須是知得遲速之理昔嘗對
哲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
卽陳三年有成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已臣
卽陳期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著只李邦直
但云稱職稱職亦不曾問著一句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
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
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
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子陵匹夫
天應如此況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
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爲美謚
何似休因問桀紂是謚否曰不是天下自謂之桀
紂

王天下有三重三重卽三王之禮三王雖隨時損益

各立一箇大本無過不及此與春秋正相合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私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馬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為族弟此亦豈知為族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既而權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

先生教某思孝弟為仁之本某竊謂人之初生受天地之中稟五行之秀方其稟受之初仁固已存乎其中及其既生也幼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而仁之用於是見乎外當是時唯知愛敬而已固未始有事物之累及夫情欲竇於中事物誘於外事物之心日厚愛敬之心日薄本心失而仁隨喪矣故聖人教之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蓋謂修為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先生曰能如此尋究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

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孝弟盡得仁斯盡得孝弟
盡得孝弟便是仁又問為仁先從愛物上推來如
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
愛物之心推而親親却是墨子也因問舜與曾子
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
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
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
用為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

此

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
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意之事
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遜也

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
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
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
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歟曰今士大夫
受職於君尚期盡其職事又况親受身於父母安
可不盡其道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

大同之中有箇秉彜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
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益公義在
私欲必不能勝也

不齊其德以行其德之謂道也
其德齊而後道行其德不齊而道不行
其德不齊而道行則道之不行也
其德不齊而道行則道之不行也
其德不齊而道行則道之不行也
其德不齊而道行則道之不行也
其德不齊而道行則道之不行也
其德不齊而道行則道之不行也
其德不齊而道行則道之不行也

二程全書卷之二十七 遺書伊川先生語第十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鄒德久本

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先天後天皆合於天理者也人
欲則僞矣

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

失次者已正之矣

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大失之矣周
公作樂章欲_{一作歌之}以感化天下其後繼以文王詩
者言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周南天子之事

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
諸侯長也曰公者後人誤加之也夫婦道一關雎
雖后妃之事亦可歌於下至若鹿鳴以下則各主
其事皇華遣使臣之類是也頌有二或美盛德則
燕饗通用之或告成功則祭祀專用之
詩有六義曰風者謂風動之也曰賦者謂鋪陳其事
也曰比者直比之溫其如玉之類是也曰興者因
物而興起關關雎鳩瞻彼淇澳之類是也曰雅者
雅言正道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類是也曰頌者
稱頌德美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

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篇之中
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一本章首云能治亂絲者可以治詩
四始猶四端也

十五國風各有次序看詩可見

詩大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
也小序國史所為非後世所能知也

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
明矣

大誓書曰一月曰商歷已絕周歷未建故用人正今
之正月也不書商歷以見紂自絕於天矣聖人一

言一動無不合於天理如此

看書須要見一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五年須戰者聖人討伐必不太早自當緩之非再駕之謂也此周公所知無顯迹可推也

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隙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也

庾公之斯遇子濯孺子虛發四矢甚無謂也國之安危在此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

可也何用虛發四矢乎

堯舜性之生知也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

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厚薄清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稟氣有清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稟於天謂性感爲情動爲心質幹爲木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則無不善曰天

者自然之理也

天下言性則故而已者言性當推其元本推其元本無傷其性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益外內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二人必得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為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為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

非其人則劉氏必為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為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為也義理自昭然
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敗為之規畫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可以一槩看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

其焉行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其成而取
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
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氏可也

孔明不灰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得伸
必沮灰不久也

孔明庶幾禮樂

孔明管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一軍耳兵

自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非一作此

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苟爽從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

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揚子投閣失之也苟
爽自度其材能興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
而強圖之非也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萇解經未必
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矣

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
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
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
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降可也徐
庶得之矣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

十以前反覆結縛六十以後著書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

與矣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即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左幼建言選官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達紛華

養心性

盡已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已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為偽矣易無妄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畧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

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

則一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婚禮執鴈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亞夫夜半軍擾直至帳下堅臥不動安在其持重也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

犬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

二程全書卷之二十七終

二程全書卷之二十七終遺書伊川先生語十五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暢潛道本胡氏注云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

之學莫大於知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

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

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

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

然後足以致之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

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收其心而

不放也

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大學論意誠以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

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

知致知在格物

學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嘆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
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
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厭
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
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
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
能及此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
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
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君子不以天下為重而身為輕亦不以身為重而天
下為輕凡盡其所當為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
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
道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
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

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彰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
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
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
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彌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
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

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
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
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
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
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
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
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
之所存歟

道孰為大性為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

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為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

或問周公勳業人不可為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為人所當為也盡其所當為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勳業也凡人之弗能為者聖人弗為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梟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為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好勝者滅理肆欲者亂常

可以往則往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
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
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
下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
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
知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畧採
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
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
學者非學也

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
弊固若是乎伯夷柳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
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
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
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
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

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
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
吾弗貴矣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
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
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
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
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已
而已矣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
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
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猶是
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
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
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
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專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且
晝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
性也天也非有異也

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為能體而用之不能體而用之
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
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皆在我而

已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
擾也故善學者臨於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
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
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
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
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外生猶是夫是之
謂不動心

志順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

氣也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爲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所以爲堯舜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

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半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齋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矣。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

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

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孔子告仲弓

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惡有不

仁者乎。而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

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

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

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

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

也。

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

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

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而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

所以防其欲戒其後而使之入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

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盛德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

知之而不以為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

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

寡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

哀哉

為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

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知為本取友次之
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

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

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

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

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

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

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

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

思而自以為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
死生之說

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

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
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

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

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
至於喪已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

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

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

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
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

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

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

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

性以至於斯邪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
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
之言近如地非也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
一言之其識未矣其亦不善學矣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
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
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
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其一時之利而制之
也

夫人幼而學之壯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
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
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已德內損人
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
有多疑能爲君子者也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
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
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

則謂之聖人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
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
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
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
而況欲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
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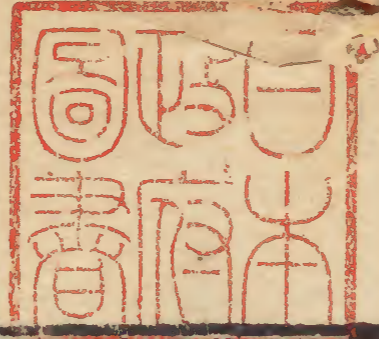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
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
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
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
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歿
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



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
 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
 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取禮之器出於
 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於今之
 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
 在時主斟酌損益之爾

禮全書卷之二十八終

